

黄崖底战斗：因敌用兵巧布阵

■ 戚苏源 陈 吟

黄崖底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386旅于1937年11月2日在山西省晋阳县东南的黄崖底，充分利用两侧绝壁地形，采取小股兵力诱敌、据守高地抗敌、集中火力歼敌的战法，成功对日军实施的一次伏击战。此战，八路军毙伤日军300余人，自身伤亡仅30余人，是一次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胜利的伏击战。

利用地形、巧设伏击。1937年10月，正当忻口战役进行之时，日军分兵向晋东南地区进攻。因为日军进攻突然，山西东南门户娘子关和九龙岗顿时陷入危机。为阻止日军向娘子关进犯，八路军第129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晋东南地区寻机歼敌。第129师向晋东南地区集结，国民党军队主动退却，忻口战役刚刚进行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全线溃败。10月中旬，日军相继占领娘子关和九龙岗。九龙岗和娘子关的失陷，使得日军更加深入山西腹地。为保卫太原，阎锡山不得不调集主力屯兵于太原周围，晋东南地区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1937年10月下旬，日军第109师团经九龙岗向山西省进犯。为打击和迟滞日军的进犯，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率第386旅于10月31日进至山西省晋阳县以东地区。11月2日，日军第109师团第136联队1个大队由九龙岗向晋阳进犯。我军决定寻找战机痛击日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在分析地形后认为，日军若要进犯晋阳，必须经过晋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而这一带河谷便于我军部队设伏。尤其是黄崖底两侧均是绝壁，虽不易对敌发起冲锋，但非常利于对敌进行火力伏击。于是第129师师部决定在黄崖底对敌进行伏击，之后便将任务交给了时任八路军第386旅旅长的陈赓。



正在设伏的第386旅官兵。

人的观察视界，使我军在炮火攻击时能够分散隐蔽，有效避免伤亡。另外，我军能够从两侧形成夹击，利于对敌进行火力打击，有利于掌控战斗的主动权。从具体地形看，如果日军行进至黄崖底，只有一个处于我火力射程范围内的河滩便于集结，而河滩地形开阔，敌人无法隐蔽，完全暴露在我火力覆盖之下，我军可以利用山地掩护，居高临下集中火力，有利于达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作战目的。

综合考虑后，其具体部署为：第386旅771团在黄崖底以南凤居村设伏，占领附近北山一线阵地，对敌实施正面攻击；第772团在黄崖底以东观家庄一带高地设伏，对敌实施侧翼攻击，协助第771团，并以少数兵力对黄崖底村进行游击警戒；师指挥所部署在黄崖底附近的山顶后侧，师炮兵营随师指挥所行进，负责压制敌人火力。

善用“诱饵”，引敌入瓮。为了将日军引入谷底予以歼灭，陈赓将第771团2营编为多个小分队，计划作为诱饵，利用敌人轻敌思想和迫切西犯之心，引诱敌人进入我伏击圈。11月2日，按照计划，第771团派出小分队作为诱饵，展开对日军的袭扰，短智交火后便利用战场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且战且退。日军误以为是小股兵力骚扰，遂派出一部兵力进行追击，我小分队佯装败退至凤

居村西北高地，敌进入我伏击圈后，第771团团团长徐深吉一声令下，第771团利用步枪、手榴弹对谷底的敌人发起进攻。面对从天而降的进攻，日军多次发动攻击，但由于所处地势不利，伤亡惨重，无法继续展开进攻。其余日军见情况不妙，不敢前行，只能用炮火对我阵地进行射击，并退至黄崖底河滩。敌人以为逃出了我军的伏击圈，便开始休整，放松了戒备，殊不知自己已进入第772团的伏击圈。刘伯承果断抓住战机，下令第771团从正面进行火力射击，第772团从侧面进行斜射，猛烈的火力交织成火网，正在吃饭的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

险据守，顽强抗敌。日军在遭到我猛烈进攻后，在山上重新集结500余人，选择第772团3连阵地作为突破口，企图利用炮火打开缺口，在架起2门小钢炮对3连阵地进行炮火攻击后，日军误以为我军遭到重创，遂派出冲锋队对我阵地猛扑。刘伯承下令对敌进行炮火还击，我军位于敌人左翼山头的迫击炮对敌阵地轰击，几十发炮弹落在敌军阵地上，其中一发正好打中敌人的弹药箱，炸裂的巨响瞬间回荡山谷。同时，3连官兵迅速进入工事，待敌人行进至距工事四五米时，投掷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日军遭到重创后，组织溃败进行第二次反扑冲锋。敌人刚刚爬到半

山腰，我军利用地形优势，投掷数百枚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的响起，日军的冲锋队再次被冲散。日军两次反击都被我军粉碎，已经无力突围。刘伯承见状，立刻令第771团集中全部火力向崖底日军发起进攻。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日军兵力无法展开，龟缩一团，再度退至黄崖底村，利用土坎和窑洞掩护，组织构建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在大量杀伤敌人后，为防止援军赶到，审时度势，果断撤出战斗。此战共毙伤日军300余人、军马200余匹，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电台一部。

这一仗不仅载入我军史册，也令日军非常震惊，日军随军记者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发表题为《过天险的黄崖底》报道，再现了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和日军惨不忍睹的败局。

值得一提的是，黄崖底战斗不是一次孤立的胜利，它开启了第386旅的连胜之路。这支精锐之师在陈赓的率领下，于11月9、10两日，又在广阳、胡村及安丰镇地区，痛击日军第20师团的一个加强联队，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也提升了自身对日作战的信心。

史说新语

明清兵学

明军在取得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孙承宗先后主政辽东，一度阻挡了后金扩张的步伐。因明朝内部矛盾，不久袁崇焕、孙承宗相继离开辽东前线。自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起10多年间，后金(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清)先后多次对关内外明军发起攻势。为彻底扫清入关障碍，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3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率军进驻锦州以北的义州，拉开了松锦之战的序幕。

决战松锦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4月，清军正式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数月战斗，锦州城外的据点几乎全部失陷，明廷震动，急令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等调军营救。7月，吴三桂等部在黄土台重创清军。皇太极为避明军之锋芒，改以3个月为一周期，由各亲王贝勒轮流率军围困，锦州战况稍有好转。

次年3月，守卫锦州外城的2000余名蒙古兵被清军策反，明军被迫退守内城，宁锦防线再次岌岌可危。洪承畴见兵力不足，请求明廷增兵。吴三桂、马科、王廷臣、王朴、唐通、白广恩、曹变蛟、杨国柱等8位总兵共率13万人、4万匹马，正式出兵援锦。洪承畴将粮草屯于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自己率6万人先行，在距锦州五里的乳峰山击败围城的济尔哈朗部，夺占了两红旗及镶蓝旗的阵地。8月初，明军后续部队在松山完成集结，与接替济尔哈朗的多尔袞部再次发生激战，杀伤清军甚多。祖大寿亦率锦州守军从城中突出，连破清军二道防线，形势一度对明军极为有利。但洪承畴为求稳妥，未继续扩大攻势，守军冲至第三道防线后，因缺乏支援被迫退回。之后清军据营坚守不出，向沈阳求援。

8月19日，皇太极率援军抵达，发现明军布置头重脚轻，兵力多集中于锦州正面，松山方向后方相对空虚，遂指挥清军趁夜挖三重战壕，包围松山明军，切断了松山、杏山之间联系。皇太极还派阿济格夺取明军在笔架山的存粮，洪承畴被迫率军向松山收缩，战场局势逆转。

突围失利

由于松山粮饷仅能支持3日，各总兵多生惧心，主张退回宁远。洪承畴本欲与清军决战，但手下诸将主张后撤，只能下令次日突围。明军锐气尽失，总兵王朴乘夜先退，主张退却的其他将领也纷纷拔营，马步兵自相践踏，全军失去控制。吴三桂、王朴率部逃入杏山，马科、李辅明(接替已阵亡的杨国柱)等奔入塔山。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白广恩、巡抚邱民仰率残兵万余突围未成，只得退守松山孤城。此后，清军又在杏山与宁远间掘险设伏，歼灭大量奔向宁远的明军残部。明军前后损失5万余人，马7000余匹，甲冑9000余副，投海而死者不可计数。

歼灭明援军主力后，皇太极对松山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洪承畴5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部队，城内粮尽，不得已杀战马充饥。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2月18日夜，松山副将夏承德降清，清军攻入城内，洪承畴被俘。

松山失守后，被围困一年有余的锦州军心瓦解。3月8日，守将祖大寿率部降清。4月8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陷塔山城，全歼守军7000人；22日，杏山守将吕品奇率部6800人不战而降。至此，明朝关外松、锦、塔、杏四城尽失，历时3年的松锦大战落下帷幕。

成败剖析

清军最初围困锦州时，明廷在援锦策略上分歧很大，兵部尚书陈新甲敦促

松锦之战及其成败剖析

■ 赵涵泊 熊剑平

尽快出兵，洪承畴则主张持久作战。从总体战略形势上看，此时的明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援锦部队是最后可用的野战主力，一旦失利将失去回旋余地，不宜与清军立即进行决战。

摒弃战略上的分歧而言，既已决定出兵援锦，接战后又连获胜利，与锦州守军形成了内外夹攻态势，此时应果断投入全部有生力量，在清援军抵达前歼灭包围城部队，迅速打通与守军联系。而洪承畴缺乏与皇太极进行决战的准备，战场应变不足，大大低估了清援军的动员和开进速度，以至坐失良机。

明军在兵力部署上吸取了萨尔浒之战时分兵的教训，大军成集团布置，让清军在正面无机可乘，却忽略了后方，试图调整时则为时已晚。在粮道被断、军心混乱之时，明军强行与清军会战，遇到挫折后也未能成功突围，就此断送了保全主力的希望。

部分将领斗志意志不足，王朴、吴三桂作为身经百战的勇将，曾多次击败清军，却在关键时刻率先退却，使得突围演变成溃退。

清军则在战前进行了周密准备，制定了清晰的作战目标。鉴于锦州城防坚固，以往有多次顿兵城下的经历，清军在战前花大气力在义州建立出发基地，储备了充足的战备物资和兵马，为持久作战打下基础。在战役组织上，尽管皇太极曾对明军援锦决心估计不足，又困于兵力所限，一度陷入腹背受敌境地，但最后紧急进行动员，发动辽沈地区15岁以上男子参军，两周内集结了数万兵力，又亲率轻骑3000人在6日内赶到前线，及时稳固了战场态势。在战机把握和战术运用上，清军兼顾多条战线，统筹使用围城与打援兵力，集中主力击其薄弱之处。在将明军分割后，果断突袭其屯粮重地，进一步打击对手的士气，终于在松锦地区聚歼明军主力，摧毁了明军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

此役，明军官兵阵亡和被俘共计8万余人，损失军马3万余匹。除吴三桂、王朴等率残部逃回宁远外，参战明军主力几被全歼。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山海关外仅剩宁远一座孤城。此后，明朝再也未能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



松锦之战示意图。



贾汪“红楼”里的革命记忆

■ 周 林 朱东润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发起渡江战役的号召和动员部署。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强调：“部队整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江。因为南进最困难的一关是渡江，我们两个半月的休整，就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因此，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休整的好坏。”会议进行过程中，参加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华野副司令员陈毅于1月22日回到贾汪。陈毅回贾汪后，立即向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其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1949年我军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一次贾汪会议后，各部队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2月9日，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同时，各单位针对当前情况，深入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在江南地方党和游击队配合下，部队针对敌军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地形水情等展开了全面的侦察活动；开展了以横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技术、战术和协同训练；船只筹集、水手训练、群众动员等工作也有序展开，为渡江作战提供保障。

2月18日至21日，第三野战军再次在红楼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2月8日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的电报指示，开始为下一步的接管工作做准备。司令员陈毅在会上指出，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根本转变的精神实质。同时，陈毅还强调：作为军队来讲，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把仗打好。即使全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并准备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2月20日，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第三野战军正式下达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具体部署了渡江作战任务。

1949年4月，第三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至1949年10月，全部解放华东地区及沿海大部岛屿。

见证了两次贾汪会议的红楼，如今已是贾汪区的红色教育基地，位于贾汪区团结路10号团结幼儿园内。经历数次整修翻新，红楼仍保持着当初的主体框架，一层是团结幼儿园办公区，二层是贾汪区侨联和“三野整编红色纪念馆”。纪念馆内悬挂有当年的会场照片，还陈列着三野序列、三野战事、重要人物等历史介绍，展柜里摆放着木柄手榴弹、子弹、纪念章、冲锋号等文物。

每当活动铃声响起，孩子们就跑出教室，满院皆是欢声笑语。红楼与校园紧密相连，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熏陶，近距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脑海留下深深的红色印记。

链接历史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是一个革命老区。1939年，八路军第115师运河支队在贾汪成立并长期在此活动；1948年，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渡江战役前夕，华东野战军在此休整并召开会议……贾汪处处都留下鲜明的红色印记。如今，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仍有一座小楼矗立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历史。

1942年日军侵占贾汪期间，在当地一所小学内建起一座小楼，并将小学更名为柳泉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由于这座小楼楼顶覆盖红瓦，墙体涂为红色，故被称为“红楼”。

走进红楼，在一楼拐角处有一块斑驳的石碑，上面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成立旧址”。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在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

第三野战军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活动的新四军大部和山东的八路军一部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1947年初，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将华野改称第三野战军。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集结在解放较早、基础较好的贾汪地区进行休整，加紧准备渡江南进的各项工作。

当时，红楼被征用为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前委指挥部。1949年1月19日至26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贾汪红楼召开以上干部和地方各级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一次贾汪会议。红楼前的马路也因此被命名为“前委路”。